

泰和縣志卷二十七

藝文錄 文集

文集 雜文下

雜文

白虎觀議五經同異論

明 郭孔建

漢建初中校書郎楊終奏宣帝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宇內甯謐學者得以卒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甘露石渠故事永為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愚讀史至此未嘗不嘉帝左右藝文斟酌律禮儒館獻歌戎亭虛侯猗與休哉洵足媿孝宣之業紹甘露之懿而光帝治也第以漢事相提而

泰和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文集

一

論甘露議之而漢寢以基隆建初議之而漢寢以基微五經一也議五經一也白虎石渠端委而高譚擁臯而持論亦一也而宜以基隆章以基微此其故何也韓子有言富國以農拒敵用卒而貴文學之士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文學之士世所尊顯至與私劍之屬同類而共棄之而一任鍛鍊之吏尙耕戰之務此韓子所以與儒者諄而儒者亦與之若鑿枘之不相入荆齊之不相服明矣顧天下有經術亦有法術文學之士恃經術鍛鍊之吏恃法術法術之說引繩墨切事情課功程效不勝其督責之意吾以實收之而天下治而毋務以名棄之經術之說嘿成象語成文悖大爾雅不勝其雍容之意吾以



實收之而天下治而毋務以名尊之宣帝之於法術實收之者也章帝之於經術名尊之者也實收之可以輔經術名尊之卒以離經術此二帝議經之辨也夫五經曷爲而議也天與西北鬱化精也地與黃泉隱榮魄也五經鬱萬世之道則人心之與矣秦焚書而舞之尼山烟橫魯壁苔侵而經藉幾爲燼矣漢興昭揭典章燦如日星故五經之著明自漢諸儒始五經之同異亦自諸儒始易授自田何分爲施孟梁邱之學後京房爰易於焦延壽費直傳易瑯琊王橫爲京氏費氏學沛人高相授子康又爲高氏學易離而六而易將無同異乎書授自伏勝分爲歐陽生學大小夏侯氏學又孔安國古文尙書學書離而四而書將無

泰和縣志

卷三

藝文

文集雜文

二

同異乎詩授自申公浮邱伯作訓詁爲魯詩韓嬰作外傳爲韓詩轅固生爲齊詩毛萇爲毛詩詩亦離而四而詩將無同異乎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後蕭奮以授后蒼蒼授戴德及次君爲大小戴禮沛人慶普爲慶氏禮禮離而三而禮將無同異乎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歷授至嚴彭祖顏安國爲嚴氏顏氏學而穀梁則瑕邱江公傳之左氏則賈長沙傳之春秋亦離而三而春秋將無同異乎經之師承別經之旨趣亦別白虎所議者大都不出此數家帝所稱制臨決者亦大都不出此數家當是時經生所處羸糧動有千百其著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何甚盛也人持一喙家是一說莫肯相下何甚隘也至於分爭王

庭樹朋私里穿求附會以合一家之旨又何甚固也揚子
雲所謂嘵嘵之學各習其師耳是非靡定同異何常自同
乎已者正之諸儒不能無同也自異乎已者正之諸儒不
能無異也白虎石渠之間精粗殊會通闕相徵同異之議
所由來矣廼建初之治寢不若孝宣者總之建初之議五
經名尊之而實背之耳非議者之罪也孝宣幼繫邸獄比
長字民間鬪雞走狗周徧三輔馳逐於杜樽受困於蓮勺
風雨霜露靡不備嘗吏治民艱靡不洞悉以故膺錄受命
勵精圖治封疆之臣則趙翁孫司李之臣則於曼倩魏丙
持衡趙韓議法而海內熙熙然吏安其職民安其業中興
之盛幾與殷宗周宣侔雖其信賞必誅一出刑名之習而

泰和縣志

卷十七

藝文

文集

三

五經初未嘗不章明也卽其所持經術者又豈拘文牽俗
若齷齪儒生爲哉建初元和之際治厭苛切壹尙寬大解
楚王之獄罷西域之戍輕徭薄賦詎不慈祥長者耶廼君
子所深爲帝惜者在父子夫婦之間大相刺謬而於經術
甚盭也竇后之譖行而囚貴人以憂死矣父子之親無所
解於心而清河王以讒廢矣且也竇憲挾掖廷之勢奪沁
水公主田園亦竟置之不問卒之後漢外戚專恣之漸官
闡害政之端皆帝啟之也亦皆帝之優柔不斷博長者之
虛稱崇文學之虛譚釀之也如是而視經術且不翅弁髦
矣又烏用諸儒斷斷耶故曰五經一也議五經一也而治
效相反者則名尊之實背之帝自負經術非經術負帝也

帝以名尊之故議經術而與經術背孝宜以實收之故兼
任法術而不鑿乎經術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
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
入水則異此又二帝用五經之同異也卽二帝議五經之
辨也名實不符而隆替之勢異也雖然語有之得綏山一
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蒙中流失船得一壺樽亦足以濟經
術之實得之以襄治化隆帝業卽陵夷之極稍存其名猶
可以獎王室抑姦回皇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而不
至大壞漢尊經術其風世篤焉天下所習者仁義所傳者
聖法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降自桓
靈君道稅僻國隙屢啟而權疆之臣息其闖盜之謀屈於
泰和縣志

卷三

藝文

文集
雜文

四

鄙生之議人誦先生言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仰俯顧
眄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毋敢問鼎
而漢炎尙噓者則猶畏名義耳豈非經術素明之效乎嗟
夫文學之議又胡可盡少哉胡可盡少哉韓子者有激之
譚也非通論也

文論

郭孔建

或問曰人有言文章關乎氣運與時高下然乎郭子曰然
曰周以郁郁治變爲戰國之文則不治漢建元以後表章
六經治變爲晉魏六朝之文則不治唐昌黎起衰則治變爲
爲晚唐五季之文則不治宋歐陽子黜抑軋茁則治變爲
元聲調之文則不治文章關人國如此郭子曰此言似然

實未然者戰國之文漢初未變也而漢初治建元以後漢文盛矣而武宣之治不如高文晉魏六朝之文唐初未變也而唐初治貞元以後唐文盛矣而肅代之治不如貞觀晚唐五季之文宋初未變也而宋初治慶厯以後宋文盛矣而仁神之治不如乾道勝國之文國初未變也而國初治宏正以後明文盛矣而宏正之治何如洪永將所謂文章者非聲調詞句之謂耶抑國家之治亂不由文章而文章之盛衰乃由於國家之治亂耶氣運將隆天下將治則賢才生賢才生則道德顯其矢口吐詞不議道則議法其文則治世之文也氣運將衰天下將亂則賢才乏賢才乏則道德晦其矢口吐詞不議功利則議短長其文則亂世

泰和縣志

卷七

藝文

文集雜文

五

之文也泥於聲調詞句則戰國與漢初一也六朝五季則唐宋之初一也勝國與國初一也而理亂懸霄壤者出於凶人之口則亂出於吉人之口則治也雖叔世之文未必不鋪張道德而意抒於道德者什一雖漢唐宋國初之文未必盡根原道德而意抒於道德者什九此治亂所由殊也漢約法三章入關告諭唐復李密一書謹死刑一詔宋誓子孫數條本朝中原一檄文簡而盡何嘗不抒於道德哉論文者乃不以歷朝創業之文爲盛而以建元貞元慶厯宏正之文爲盛舛矣故所謂文章關乎氣運氣盛則盛氣衰則衰耳文章與時高下時高則高時下則下耳善爲國者果能盡人事以回氣運而曰文章不瀆雅吾不信也

按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丘可以見天地之分祀矣然未知其兆於南郊歟抑南北之郊歟不可考也及考大宗伯掌建邦禮則禋祀祀天血祭祭社而無祭地之禮小宗伯掌建神位則右社稷左宗廟五帝四郊而無地祇之位司服則祀天大裘祭社希冕而無祭地之服乃若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圭璋璜璜禮四方則無禮社之玉典瑞四圭祀天兩圭祀地璋邸射祀山川則無祀社之圭何其闕畧如此耶或謂天子之社非諸侯各祭一方者比古無北郊社以祭地也故尊與郊等親與廟並故武王伐商類於上帝卽宜於冢土成王遷洛用牲於郊卽社於新邑周

泰和縣志

卷七

藝文

文彙
雜文下

六

禮蓋言地卽不言社言社卽不言地耳信斯言也則旣謂右社稷又曰澤中方丘何其乖錯如此耶意者國門之內除地爲澤而築丘祭社如古者壇墠之制歟或社稷在國都之右因澤爲丘不必於門內歟是又未可考也大抵古不可悖亦不可泥得其意不踐其迹時之爲貴可也請備言之按圜丘方丘周禮之文也南郊北郊則漢儒之說也不屋而壇虞夏之禮也明堂祀帝則周人之制也周人不能盡用夏殷之禮故漢儒不能盡明周禮之義後世又安可盡以爲據也哉意以爲地配天而無疆者也惟上下陰陽之辨耳故意郊可也同郊亦可也天無往而不在者也惟精禋馨香之格耳故於丘可也於屋亦可也雖然古者

茅茨土階掃地而祭簡樸之道尙難盡復而更定古制固將求爲可繼也則仍大祀殿以祀天而日月等天神各爲壇以從改山川壇以祀地而山川等地祇各爲壇以從至於各有廟食者各歸其廟不在祀典者不秩其祀庶幾事簡易從古禮不悖矣

此下原有錢溥註
議今附王直傳後

吉郡理學源流考

國朝姚灝

理學者抉理義之奧究性命之歸而千聖之統緒賴以傳也宋興以來濂洛關閩遞樹名教之幟而其間出一己之卓識排百家之紛議師承各有所自持論不必盡同此朱陸同異當世並稱而言理學者遂不能無同源分流之殊致焉吉陽爲江右名郡鍾英毓奇人才迭出理學之起於

泰和縣志

卷七

藝文

文彙
雜文下

七

宋代者有歐文忠楊誠齋兩先生爲之倡嗣是劉靜春王懋甫黃瑞節李心原劉瑾輩肩背相望後先濟美而自元徂明其源流更可考而知也有明三百年間理學家凡三嬗薛河津以主敬陳新會以致靜王餘姚以良知良知之學異於主敬而與致靜意相若也王公撫虔之年宏開講臺廣收來學海內名士翕然信從而吉郡之出其門下者約有十餘人焉安成劉兩峯偕弟師泉其受業最先者也兩峯之學主於躬行深以虛談爲戒師全究心精一皆得性命兼修之旨時聶雙江舉未發之中相質兩峯曰發與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感一矣雙江著有良知辨致知議畧任道之勇陽明深嘉之爰貽書歐陽南野以

申其未發之說焉南野受學虔臺者也觀其與鄒東廓羅
念菴諸公聚講於青原梅坡之上不可得其大概乎夫以
寂感體用通一無二爲正學者東廓之得力於陽明居多
也而念菴則歸攝靜寂徹悟仁體力明致良知之功以信
授生徒蓋陽明之學得鄒羅二公以身發明之而東南爲
特盛矣至若向往東廓慨然以正學爲已任者時則有劉
瀘瀟焉瀘瀟與羅公廓王塘南同修邵志記叙詳明迄今
宗之而塘南者致知極王新建之詣研幾契陳新會之奧
是以修悟並融者也若夫幼焚積券從梅源而稟虔學者
不有劉三五乎自學自悅宗良知而貴實踐者非彭一菴
而何乃有致辨虔中抗志弗從厥後仍尊爲師者則胡廬

泰和縣志

卷七

藝文

文集
雜文

八

山其人也他如鄒南臯郭青螺王良羅綸以及陳嘉謨歐
陽瑜王舜鵬尹任之周以道曾同亨顏鐸王釗之徒類皆
各有成書表章師說惟整菴羅公潛心體究獨得存心養
性之旨故致書辨難多所抵牾誠慮夫致良知之說近於
釋氏也因著困知記上下卷以明所自得云合而觀之稱
理學者其學皆有從入非必遵一途而合一轍要各自其
精思力踐中有獨見而得之也主困知者其有得於朱子
道問學之義乎宗良知者其有得於陸子尊德性之旨乎
顧何以良知之學傾動當世而困知一記幾等於曲高和
寡也 國朝張簣山尊信文莊庸書一出幾貴洛陽之紙
觀整菴一贊知其私淑之誠倡明正學夫甯不可與朱子

之著述並垂於萬禩也哉

丁丑荒政見聞紀

明楊嘉祜

選者神宗皇帝在宥天下四十有八載時和年豐六字嬉嬉農安於田吏安於治士安於澤宮白粲每斛價不滿百錢赤米尙不售矣遺弓以後或雨師不仁或陽侯竊權四方水旱比歲不登十餘年來粟米視昔平則倍之高則三焉鴻雁中澤哀鳴嗷嗷矣加以四方上下令嚴過糴助天爲虐商病於途農病於畝工病於家出粟之地不能有無化居而紅朽仰哺之眾啼饑而腹枵然譬如人身一指之大幾如股則一臂病一股之大幾如腰則一身病此其大較也而邇年爲甚農而不能糞其田卽雨暘時若僅得半

泰和縣志

卷七

藝文

文集雜文

九

收況其不若者乎力田不足以償負而收責者嗥呼如虎則挈妻孥委其田疇而去之而田蕪併其半收者鞠爲茂草矣田野不治農民流徙米粟無所自出欲平其價必不得也米價騰湧而貧民之所有者農具耳釜甌耳洗而空之不足以易數口之食欲其無饑不可得也饑甚而不安於饑死至而不甘於死則亂心生焉聚集而行剽劫以留須臾之生欲其無爲不良不可得也春夏之交天久不雨民其無如何而一二不軌之徒遂譸張爲幻以搖動人心幸有雲間吳公樂只君子爲邦君父母哀此無告惠我蒸黎曰吾民病矣夫民者吾子也子病至於狂失心子病而呻吟語唯有啼泣問藥耳尙忍校乎於是深維所以救荒

之策則莫若勸富民分財爲粥以養之富民不可以空言約則分其祿以先之初與吾友蕭伯玉謀則伯玉捐百二十緡於六鄉以佐之又自五月之朔暨月之望爲粥於邑西之般若寺日聚千人而食之繼謀之家仲邦隆及猶子內美各出白粲自五十斛爲粥於邑西延真觀聚貧者千百人而食之吾叔胄子寅勛寅贄則爲粥於東城萬壽宮聚東郊之饑民而食之姪孝廉周郎繼之蕭六吉曾崑曰二孝廉又繼之而四五富者終之所受食之民數如邑西焉邑北之高行信實二鄉則比部龍仲儒孝廉蕭儀臣李三兩文學曾文饒龍嘉震帥之邑西千秋鄉則憲副康麟定制史歐豫喬文學蕭氣鍼羅振輝康毅王啟泰帥之南

泰和縣志

卷十七

藝文

文集
雜文

十

則雲亭參軍蕭春眉子郭孔延郭承乾帥之邑東則孝廉陳興公獨任之仁善鄉則文學王錫程王奇方張同登帥之仙槎鄉則內翰蕭慕武文學蕭子建蕭謂胡荒服胡諫帥之高行鄉則文學劉德樂士選蔣士龍帥之江南十里之地則委於禎父子孺子學忠面命於令公於是筆則達公之命口則傳公之意先告以集福良因繼示以好施義名其有不若者則喻之畏罪以強仁於是爲富者亦草心而爲善至有家貧好義而十倍其施者徐從璧鄧思禎也貧而不愛力不吝財兩閱月往來於兩都以甘言善語開諭富人子以成其美者蕭克榮也孀居蕭然而聞令公之善政卽以白粲應命而畧無吝色者蕭克鸞之母徐氏也

良人餬口於四方而稱貸白金易粟以應上命者蕭文耀之母鄭氏也其諸富室初則勉爲令公之順民繼則發身爲好仁之君子矣乃以五月之朔始其事暨晦日已於事而竣集諸善士偕諸貧民匍匐而告於皇天后土願我令公世世而父母斯民如岡如陵福壽無疆日升月恒願我諸善士世世而受祿於天既富方穀壽以永年願我諸貧民自今以後宜稼於田東郊南畝各慶大有然後挈餅而入滿餅而出老者少者孤者獨者扶杖而入者襁負其子而至者若童男若童女婦而霜者老而僅存喘息者莫不虛而往實而歸趾相錯裙相牽行人慶於途夫妻父子慶於室咸頌曰父耶母耶天耶俾予不溝壑者非君侯耶向

泰和縣志

卷七

藝文

文集雜文

七

吾幾不知死所矣今日安全若爾耶江南之民如是封內之民皆如是星羅碁布各食其地無一富民而不施無一貧民而不飽數百年以來布政優優卿士從庶民從士女式歌且舞未有如今日者也惜乎宰公之政僅及吾邑民耳藉令以公而宰天下之政俾君子務行其德令小人屬厭其腹交食乎天交樂乎地唐虞之世也堯舜之治也宗廟綿無疆之歷天子進萬年之觴使大陸之地沐浴膏澤而咏帝力甯有既乎今予老矣不幸逢此艱虞又幸而見此德政而自從其事故操牘而載之欲以廣仁於四方且志吾有斐不忘之意云吳公諱文瀛直隸青浦人甲戌進士時爲崇禎之十年

西昌村頭劉北葵兩邨二先生紀畧 明 陳際泰

劉氏世居縣治之學巷元季分徙仁善鄉村頭予嘗至西昌與劉子孝若昆仲締文社於快閣孝若爲予言其世德予耳熟焉北葵先生諱世哲字秉智萬曆元年由郡廩生貢入春官授本省瑞昌縣教諭尋陞浙江温州府瑞安縣知縣以年老乞致仕歸講學於萃和一時從遊者皆曉然於義利誠僞之辨其知縣事也甫就官卽理出滯獄三十餘人訟者有誼闕戚屬則曰汝骨肉至親尙爾負氣不下倘係他人將何如也因歛歛再三聞者莫不感泣由此而不終訟者累累瑞安多山水高者苦旱而下者苦澇歲比不稔乃相其地勢督民開通溝渠新舊數十餘處又所在

泰和縣志

卷五

藝文

文集
雜文

三

築爲隄防以免衝激至今利賴之兩邨諱純臣字眞父北葵公從子也自幼從北葵學事如嚴父日夜服習所傳孜孜不倦以父早喪常抱蓼莪之痛事母朱氏孺人倍加敬愛得其歡心北葵嘗語人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性嚴肅雖甚暑非衣冠不見賓客生平最不喜吟風弄月之文訓迪後進每以爲戒曰吾輩誦法聖賢修業進德惟日不足何暇及此學者奉爲著蔡萬曆丁未以明經授建昌南城教諭講論文藝力追正始一洗近時浮靡之習其爲學也以誠敬爲體以力行爲用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推已及人知行合一爲究竟任滿歸里著書闡學邑中賢達大半出其門下如抑堂蕭都憲其首座者

此下原有冉棠爲姚孝子
紀畧附敦行姚舜情傳下

問對

明胡直

問禮曰禮自中出根於心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言不
仁者失其本心則禮不爲用是故禮非自外至者曰禮者
制自先王三千三百條貫匪一今也概求之心則將入於
空疎而先王意荒矣世之譏者曰是區區心學者且將有
齋戒而無盛服有恂慄而無威儀有廣大高明而無精微
中庸其終不可言崇禮不可語於先王之道曰是不然且
子以爲先王之禮果天降地出乎抑自其心而制之乎子
不聞昔宰我欲短喪孔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
而獨啟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女安則爲之然則三

泰和縣志

卷七

藝文

文集
雜文

三

年之喪自人心之弗安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夷子從薄
葬孟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詔之曰蓋上
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矣他日過而視之其類有泚其泚也
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然則厚葬之道自人心之有泚
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記禮者曰自中出根於心然則先
王之禮三千三百蔑不自人心矣孰謂心學不可崇禮而
反違先王哉曰聞之禮本太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
四時列爲鬼神則果自心乎曰子又不聞人者天地之德
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然則太一天地陰陽
四時鬼神之理固皆萃人心矣故惟人心敬而無失則以
人而官天地和陰陽備鬼神序四時用五事無不至也豈

自外至哉今之心學卽毋不敬是也旣毋不敬矣孰謂齋明而不知盛服恂慄而無威儀廣大高明而不能精微中庸者哉曰禮有器有數有文有義可弗知乎曰是何可廢因其時位勿之有慢焉爾矣將周知之乎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問孔子於仲弓原憲猶不許仁而許管仲之仁何也曰孔子未嘗許管仲也吾聞諸鄒先生曰子貢問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是明言管仲不如召忽之仁也故夫子與其功而答曰如其仁言亦如召忽之仁而已非誠以管仲爲仁也故未有一仁之心則雖如召忽之死管仲之功皆未可語仁而况不如召忽管仲者乎

泰和縣志

卷三

藝文

文集

四

問中庸首章自修道以下不復言性何也曰獨知卽性也中卽獨知之未發者和卽獨知之發而中節者也曰發與未發異乎曰發與未發時也而獨知則一而已辟之鏡焉未有物之先鏡炯然者無增也旣有物之後鏡炯然者無減也故未發而謂之中中卽和也發而中節謂之和和卽中也無有內外無有動靜無有先後故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何者性一故也

易言乾道變化詩言維天之命上天之載子思言天命之性孔子繫易曰立天之道立地之道曰天地之道貞觀日月之遠貞明子思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凡皆自天地言之未可以人心概也曰善乎而問之也夫君子之語

道有語乎其所自者有語乎其所有者古之人恒語所自以明所有今之人則執所自以疑所有非徒疑之又從而仇之今夫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方其在先世慈父則謂之父祖之物及其自人子承之則疇非子物也於此有人焉對人子而談曰此乃若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若不得以有也則人子必艷然怒夫人子之怒非無故也誠以祖父之物自己承之即已物也而必執祖父而拒之謂人子不得有則將置人子何地人子惡得不艷然怒也故語父祖之所自以明人子之所有則可執父祖之所自以疑人子之非有則必不可乃若繫辭所言天地日月之道子思所言天地之道皆自父祖之物言也而亦莫非子物

泰和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文集雜文

五

也推而語之則曰天地之道散而語之則曰萬物之道合而語之則疇能外吾心

孔子既三十而立則世之得失利害弗之惑矣然又十年而後不惑何也曰古之學者能外得失利害矣而或不能外死生能外死生矣而或不能外毀譽能外毀譽矣而天下之人情學術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變易紛沓雖聞道或不能無惑也孔子既立又用力十年而後不惑故曰四十而不惑即大學所謂定靜安慮得他日孟子不動心同也五十而知天命何也曰維天之命而人得之爲性性即人心本明者是也孔子既能明其本明者而至不惑又用力十年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既至命則自能知命辟如

登泰山而居者自能周知泰山者也此知猶乾知大始之知知卽主也方其立則立此命也不惑則可以至命至是則主宰天命而造化在我矣造化在我則非無窮通而窮亦通也非無治亂而亂亦治也故曰知天命曰儒者以窮至物理爲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爲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爲過早而在孔子爲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曰然

問性策

歐陽德

問性者德行之本知性而後不謬於學知學而後可以成德則性之實誠不可不明辨也然孔子而上性說

泰和縣志

卷十七

藝文

文彙
雜文

六

甚畧而士多才賢民亦渾樸孟子而下言性善者寢詳寢明蓋皆左右孟氏之說昭然而行之矣然人才民俗寢不逮古豈性說之明固無損益於世道之隆污耶然則惡在其能有功於聖門也其他紛紛駕說者各有所見其用歸之從善背惡於民行良非小補乃不得與孟子同功顧辭而闕之無乃執其說之異而未旣其用之同邪諸子之學所習各異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者豈無見於性之善而能然乎乃無救於其習之偏者何也夫言必稽諸致用而後可以審其是實用不究而概之空言則雖性善之說折諸所謂不論氣者得無有所未備而何以異於紛紛者歟

故願與諸士深究其實也

性貴盡也非貴言也其言之者示人盡之之功也言貴行也不貴辨也其辨之者欲人行之無惑也蓋人性本善而或牴之聖人有憂焉於是言其所深造自得者牖人心而反之善故其言非使人通曉辨說已也欲其好學力行得之深而居之安故言必可教教必可學學必可以成已成物而徒言非所貴也蓋嘗觀古之言性矣言乎若性而有恒焉言乎節性而日邁焉言乎率性以爲道焉言乎自明誠以爲性焉凡以教力行也教慎習也蓋聖人恒其性之中矣欲夫人若焉而無敢戾致其性之和矣欲夫人節焉而無敢縱盡其性之善矣欲夫人率焉而無敢賊全其性

泰和縣志

卷十七

藝文

文集雜文

十七

之誠明矣欲夫人思誠而無敢妄不戾不縱不賊不妄而聲色臭味得其正喜怒哀樂中其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盡其分習與性成教之極功也道與時降勢以時異堯舜文武之時教立於上而君師之道一道德齊禮而人莫不敬應故行有枝葉言畧而功倍孔子孟子之時教立於下而君師之道二百家殊方而人各爲異說故辭有枝葉言詳而功半蓋至於言詳而德行之教衰意見之習盛於是人才風俗寢不逮古矣嗟乎三代以下何其紛紛也孟子道性善而羣喙競起眾言淆亂曰性惡者曰善惡混者曰善惡各有定者曰無善無惡者各是其是互相評譏其意則皆欲人爲善易惡者也而孟子闢之不遺餘力豈

好爲嘒嘒者自今觀之孟子之言善也本之天命微之正情若曰能率其性斯無不善不可反其性而爲惡也諸子則或離情以爲言或雜習以爲言若曰人當治其性以爲善不可以其性入於不善也故孟子之學順理而無爲也若決江河以注之海而無汎溢焉雖困勉之功至於人十已千皆無爲而爲性也非意也諸子之學刻意而有作也若隄江河而鑿之道使無汎溢焉卽功力之熟至於不待思勉皆有作而成意也非性也夫一陰一陽之道在天曰命命之流行曰氣氣之凝聚曰質質之虛靈曰心心之生理曰性性之發動曰情情之作止反復曰習本末一原者也性者習之體習者性之用性習而善惡分習與性成而

泰和縣志

卷七

藝文

文集
雜文下

六

善惡不移始同終異者也故無不善者性之常習而後有不善則逆其常者也然爲善斯慊不善斯不慊蓋根諸心而不可欺者未始異乎其常孔子言性近習遠以至於上智下愚此本末始終之別也孟子承之謂善端爲固有謂得之失之由於求舍謂之倍蓰而無算非才之罪此明其順逆常變者也諸子則迷其本始故混其順逆而以爲皆其常然者以是而道人於善其究也反害之矣何也意見作而天性賊也夫楊朱無見於性之義則取爲我以爲義墨翟無見於性之仁則取兼愛以爲仁子莫無見於性之中則取執一以爲中告子之不動心鄉愿之德許行之無爲皆無見於性之本故以其意見者爲學而思以易天下

使天下皆能爲爲我之義兼愛之仁執一之中猶未免爲矯情鑿真況必不能爲也必不能爲而又不知所爲則恣情迷真者仁義充塞中庸晦蝕而天下日入於亂譬諸養生然黍稷稻粱其常也而必熊蹯猩唇以充膳豈惟自伐天和將世之不能皆得者有坐而甘餓或相食以斃耳今孔孟之教如日中天而紛紛者不得行矣明問猶反復辯詰豈非示承學以不謬所從且使慎乎其所習以見諸實用而不爲徒言矣乎愚也何敢以自賊也

易義辨誤

郭孔建

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性性存存道義之門故在天地爲易此生生也在人爲性亦此生生

泰和縣志

卷三

藝文

雜文

九

也故性之字從心從生

郭京易舉正大有補於易洪容齋亟稱之今載其明著者二十條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曰田有禽利執之無咎元本之字誤作言觀註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註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坤卦習坎上脫坎字垢九四包矢漁註二有其漁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

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
幽字鼎彖聖人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
字故註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喪七鬯出可以守
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七鬯一句漸象曰君
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曰遇其
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本
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
脫可字而事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註
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註亦誤作陽已上故
止也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
二多譽四多懼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爲正文而

泰和縣志

卷五

藝文

文集
雜文

三

註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誤作雜字

勸農文

明羅性

聖天子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予以命大夫來宰太和於
茲二年去年春下車不一月卽召諭農民於郊勉以力
戒以賦爲經國之資食爲生民之命勿惰及秋租令下不
待鞭扑皆先期畢輸是知爾農之服吾訓也今維仲春靈
雨旣降率先秉耒敢弗躬親故重告爲吾農者曰男耕女
織衣食所關必勤以服勞則逸以自裕且秋田有租夏土
有稅歲有定入民有常輸兼以夫里布帛之征土木攻戰
之具悉仰土田以給於上力作尙懼弗堪而農詎可怠乎
使歲一不登則民有餒色公家之賦曷供所需少或有逋

法不容貸故予不厭再四誨爾農民爲男務耕爲女工織無好爭訟無好賭博無尙鬪狠無作盜賊無肆惡凌善無恃富吞貧爲父慈爲子孝兄愛弟恭患難周恤疾病相扶持宗姻鄰里必相和睦出入守望必相友助如此則變滄瀆爲淳厚之風矣其有戾吾教言以惑眾庶不勤四體游食於民國有憲章必真之諸法謹勿視爲具文以速於辜宜各悉心勗哉母怠

康熙志

此下原有羅洪先祭羅文莊公文郭應奎會典贈川劉公文羅文莊公文歐陽文莊公文均附本人傳後

勸借文

明 吳正心

昔者臧公乏食必供粥而後甘符令好施每填門而心喜良由人我雖異苦樂自通貧富何常緩急時有况夫生同

泰和縣志

卷七

藝文

文集雜文

三

郡邑勢豈秦越而令稼盈倉箱食列鼎釜安享素封之奉坐視黃口之飢南北之間纍纍鵠形菜色東鄰之舍嗷嗷婦嘆兒啼是何忍也能不念哉惟茲吉州風號瘠土木行失令屬昔歲之不穰水德備凶逢今時之多澇千夫無庸於胼胝百室漸至於沉淪遂使驛驛青苗委泥沙而同腐漸漸秀麥施銍刈以無期戶封范甑之塵家饑荆臺之玉下民之無祿若此造物之不仁謂何不佞建節封疆衷厯撫宇褰帷屬縣目覩化離痛痕奚啻切身臨飡每欲廢箸愧修禳之蔑術思拯救之無奇平糶則小惠偶沾徒滋道困請賑則孤忠徒抱難徹宸聰雖恥納諸溝中安能厝之裨上乃捐薄俸復疏片言所望縉紳先生徧聞賢豪長者

各分高廩之積用活涸轍之貧庶幾善明之田續命有賴
元晦之里缺食無虞百六頓回於春和十千可俟於秋穫
夫相賑相助釀爲親睦之休風愈有愈多炯若損益之明
訓如此邦嚴於神里不憚樂施矧有眾邁茲人窮必垂惻
隱貲財隨分願力稱心匪惟授升自量列雲霞之姓字抑
且受命如響神風草之機權倘恡網之猶堅肥瘠無關於
上下則迷津之自墮勸懲共凜於幽明敢告同心蚤成義
舉謹疏

康熙志

駢虎文

國朝 田惟冀

世際昇平應慶民生之咸若時逢熙泰豈容物類之不仁
凡屬守土耑司敢不如傷自責某受 簡命出宰泰和數

泰和縣志

卷七

藝文

文集雜文

三

載居官祇求衾影無愧寸心保赤諒亦神鬼所知念百里
之地久登聖世版圖則萬姓之民定邀山靈照察茲聞四
都地方俚鬼作祟孽虎爲災寂寂深村何堪山君肆橫荒
荒瘠土那忍獸長爭雄野婦村儂每驚惶於陌路牧童樵
子常踟躕於山溪宰獸食人誰之責也擇肥而嚙厥有咎
與雖治遜宏農敢曰負子北渡政慙江郡難期歛跡東浮
然昌黎刺湖而鱷鯁於海少連移嶽而虎伏於山屬在有
司能不爲民而請命疇非吾子奚忍縱畜以殘生緩佑惟
神明護持於冥默驅除是亟貴顯應於崇朝用是披述愚
誠特伸祇肅山神社令當體上帝之好生峻嶺叢林母任
於菟之肆虐蚩蚩赤子長聞擊壤之歌子子窮黎不喪驚

魂之膽况值山空水落正可較獵捕亡倘復肆咆哮何難
效善搏之馮婦若猶張牙爪安必無正罪之童恢惟賴保
障以獲安仰求神靈而受庇風清月朗看虎豹之潛踪電
掃雷驅知豺狼之遁跡百室虔求萬民叩禱謹告 乾隆志

氣核賦

明周是修

維鴻濛之肇判兮辨陰陽而以分由有理而有氣兮由氣
化而成形故包乎天地之外者莫非此氣之運充乎宇宙
之間者莫非此氣之成也觀夫升降絪縕兮萬物化醇大
鈞敷播兮品彙咸亨昭乎上而爲乾象兮閉乎下而爲坤
珍惟茲石之爲物兮乃氣媾而堅凝紛美惡之不齊兮由
氣稟而濁清爰以之爲氣核兮善至人之立名其鍾氣之

泰和縣志

卷三

藝文

文集
雜文

三

清淑兮斯貴重而無倫韞卞玉而山輝兮孕隋珠而川明
璠璣皎而瑩潔兮珍琳燦而精瑩爲琮琥而輯嘉兮爲琬
琰而成文爲珪瓚與瑚璉兮挹黃流之芳馨爲珩璜而環
珮兮振德音而鏗錚或奇形而異狀兮貢交登乎舜庭斯
皆氣之清核兮猶人全夫性靈或爲賢而爲哲兮或爲俊
而爲英均文質以相成兮人俱悅夫彬彬至若鍾氣之或
濁兮斯凡庸而賤輕粉砒硃與瑊璫兮徒魄礪而璘珣翫
其形而匪良兮琢其質而弗勝水常危於舟楫兮噴洪濤
而戰驚陸常妨於稼穡兮若磽磧於鋤耜或砂磧之渺莽
兮或巖崖而欹傾馬遇之而憂蹶兮車遭之而回輪斯皆
氣之濁核兮猶人偏夫稟承或爲愚而爲昧兮或爲頑而

爲隳羗材菲而德薄兮眾俱稱夫涇涇亂曰天地萬物兮
揉錯紛緼賢愚玉石兮比異爲精君子之斐然成章兮由
琢磨而日新含貞德而無瑕兮若旁達之孚尹眾人之蚩
蚩兮甘蔽固而昏冥舍正路而弗由兮若崎嶇而難平觀
氣核而寓懷兮因旁參乎物情明向背以取舍兮庶無愧
乎此生

芻蕘集

告天鳥賦

有序

周是修

告天鳥大如寒雀常以四五月清明高蜚霄漢疊疊如
訴言故名江南最多而中原未之見及至塞外復有之
感賦其意以爲近君得言者之戒云

爰有小鳥兮其名告天高翔雲漢兮疊疊有言厥言伊何

泰和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文集

十五

兮世路風波人心不古兮直少曲多臣節或虧兮子道或
違干倫犯禮兮皆心之爲願天宏仁兮普生吉人家俱孝
子兮國盡忠臣人人自愛兮謹修不怠上下安和兮熙帝
之載其或爾鳥兮所告匪良嫉賢妬正兮讒惑生蒼明詰
爲昧兮愚闇爲明變亂黑白兮淆混濁清爾鳥如是兮不
獲天心天將降鑒兮爾罪則深勗哉告天兮式慎爾口敷
奏弗憊兮保艾爾後

芻蕘集

放鳧賦

周是修

猗茫茫之堪輿兮胡萬類之紛敷維水禽之眾美兮盛莫
盛於鷺鳧雖羣游之靡算兮非定耦而弗居泛波濤之浩
渺兮樂滄洲之遼曼藉軟莎而安眠兮弄輕萍而間泳頽

其趾而丹凝兮縞其襟而玉映性於物而不枝兮恒恣情
乎煙沙孰虞人之曾識兮羗潛羅而忽加愛毛質之綺麗
兮遙將獻乎皇家繫予皇之仁德兮當覽春乎宗臺體陽
和之生育兮澹冲融而舒懷適筠籠之跪進兮絢情光於
文繡旣彬彬而戢羽兮亦肅肅而並味啟予皇之良心兮
敕俱放乎金濠始依依而泊淺兮漸翺翺而升高交廻翔
之返顧兮若感恩而不舍徐耕蜚乎雲霄兮遺餘音乎鉅
野何皇心之惻怛兮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及物兮秩
先後而有倫豈睿鑑於往古兮實誠中而形外思高下與
洪纖兮期並育而不悖惟好生而惡死兮人與物其同情
何至德之昭明兮舉一視而同仁觀夫若商郊之祝網兮

泰和縣志

卷七

藝文

文集
雜文

五

暨中山之放麋於禽獸猶有所不忍兮矧於人而違之尤
異乎華陰之黃雀兮終銜環而報施抑嘗聞江濱之白龜
兮先鑄符而朕祺善予皇之深慈兮澤旁沾乎微物念蒼
蒼之生靈兮曷非辜而有忽嗟羣鳧之何幸兮脫萬死於
斯須遂重登於遼廓兮從心性之所如歷漫漫之河濟兮
依漠漠之江湖刷羽儀而再整兮顧儔匹而相呼縱物性
之或昧兮將天理之可憑粵作善而降祥兮同影響而足
徵彼肉林之暴殄兮曾少知夫亡德匪麟趾之仁厚兮又
烏致夫騶虞之蕃息願擴充乎是心兮明政刑而不忒日
揄揚於仁聞兮無一夫之不獲諄曰爾鳧之生兮予仁君
之恩倏離鼎俎兮翔於天門東西無際兮南北無垠網羅

交張兮贈繳相仍慎爾所止兮全爾性靈毋或輕投兮嘆
渚寒汀庶永慰乎王心兮想遐征而孔甯盍銜圖而獻頌
兮遂詔鳳以來庭彰予皇之至治兮發詠歌乎詞臣軼唐
虞於千古兮流無窮之德馨

芻蕘集

離譜賦

明楊士奇

余讀揭文安公所爲幽憂賦爲其友辯謗累數百言旣
恐不能白於前又恐不能信於後揭文安公眞盛德哉
今之被謗類是者未聞有一人如文安公者爲之辯古
今相去豈遠耶非其知之者寡歟爲賦以解之

離譜毀之橫發兮志沉鬱而弗宣指厥行爲淫僻兮余憤
惋以代言惟弱操其好修兮穆員冠而履方被頽霞以爲

泰和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文彙
雜文

五

衣兮攬素霓以爲裳援古人之高駕兮將馳騁乎雲之路
豈發輒猶未遙兮遽捐矩而改錯襲仁智以自重兮乃承
謗而逢尤肆腥膻其酷烈兮又何有乎杜衡與江離相梧
桐之挺特兮鳳凰颺而來止旣鄙薄又不潔兮謂伯夷之
所以紛讒口之嫉妬兮羌惟聽而不味也因眾人所一情
兮謂夫人亦不異也彼自好猶弗珍兮實譖人乎奚疑曰
忠貞不可恃兮何貪婪而又不惑言倡一而和百兮明智
孰諒其允臧告曾參且殺人兮母猶忡惕而惶惶傷白黑
之混一兮竟莫察乎其故旦怳怳以亘暮兮夕營營以連
曙重曰世夢夢旣不顯兮又曷寃結而煩情上白日何皎
皎兮庶幾猶鑒乎中誠概發辭其不衷兮揆於予又何有

愆言申申以騁媚兮終不究而寤旃昔人有明訓兮止謗
曰無校曠來日其悠遠兮庶杪忽兮猶覺

東里集

梅花賦

明劉鴻

蓋嘗覽羅浮之春色挹庾嶺之清標探西湖之風月躡姑
射之岩峩炯素質以無疵黜冰魂其可招山亭亭以如顧
月娟娟而宜邀元鶴長唳以終夕翡翠拂影而崇朝或吟
味以稱賞或俛仰而逍遙時乃舉杯而酌之曰梅哉吾將
誓與爾以終始庶幾歲寒之久要也或于于而來颺言曰
天高地厚庶草蕃蕪鞭笏莫數既不能摘芳而挹奇奚茲
梅之是伍子何不觀於洛陽之牡丹兮翦羅爲髻疊錦爲
囊媚兮魏紫舞兮姚黃呈國色分天香共推夫百花之王

泰和縣志

卷五

藝文

文集
雜文

七

又何不觀武陵之緋桃兮膩紅爲粧勻脂爲萼婀娜柔纖
其華灼灼周南洋詩人斯託又曷不觀於唐宮之海棠
兮玉砌之廡雕欄之曲茜粧賽西子之容春色醉楊妃之
骨湛曉露之旣濡睡東風於初足宿酒暈於檀唇捲紅紗
而映內外如秋江之芙蓉杏園之奇品皆可以遣懷而寓
目顧乃風霜之枯木曾不知其可欲吾悲夫善觀物者不
以目而以心不善觀物者不以趣而以形抑孰知後天地
而賞其色先天地而得其真子知之乎梅之爲梅其色皎
潔其操凜烈幹老崆峒之金根蟠鬼國之鍊當夫春日載
陽百卉齊芳招搖兒女之態縱橫桃李之場紅者妬吾梅
以冶服紫者賽吾梅以絳裳夫碧者白者又皆敵吾梅之

浚粧蜂媒錯其相囑蝶使交其擾攘是時也吾梅鼓元亨
於旣往括利貞而閉藏及夫雷霆秘響乾坤括囊蜚廉號
泣青女紛張甚而凍斷三足之鳥高飛千里之雪馬肝冰
凝牛毛蝟結元酒兮方淡太音兮未節問春於牡丹兮牡
丹方僂僕以鬱紆穠葉旣腐孱根未舒安敢保其遺株問
春於海棠兮海棠方萎靡以無語悼弱質之幸存敢於茲
而容與問春於緋桃兮方詭隨而厚顏惟望風而却步敢
出轡而聯驂至如芙蓉諸卉又不知何如其色羞而懷慚
而吾梅貞心自如高標愈潔暖回屈曲之蛟蚪辦翦翩飛
之蛟蝶碎瓊玉以爲肌台玻璃而一色飄玉宇之素塵混
瑤臺之虛白萬斛寒香浮蒸透徹于焉斗落參橫縞衣之

泰和縣志

卷三

藝文

文集
雜文

三

夢方驚天高露淨鷓鴣之聲未歇高枝橫斜淨影明滅似
有花神往來其間徘徊顧瞻深硤刮切謂吾梅先萬物以
知春後百卉而魁捷若乃離離垂金甘酸沁牙薦金盤於
華屋調鼎實於帝家植歲寒之晚節發孤嘯於羣呀匪馮
海粟之清致而宋廣平之才華足以抽奇而吐秘筆抒而
詞誇是以丹青樂爲之點染唵匠樂爲之滂葩肆我賢王
聖子神孫惠民以哲派潤天源芳傳玉葉惟意所之旣勁
直以爲之條枚抑縱橫以肖其曲折元雲分飛黑雨四塞
天葩紛紜靈根鬱結花光耀精萬蕊一色狀如玉龍下天
鱗甲參差分髯曳尾天矯橫飛又如銀鳳排空回翔墜羽
氍毹挈挈曾不知其幾許宛若吾前日之所覩也甯不駭

目傾心高歌大笑爲之歌舞曰嗟吾王之游心兮惟曰靡
常寫百花之魁兮枝幹芬芳錫若人之拱璧兮天機孔章
惟吾人之雅操兮於吾梅而頡頏抑吾梅之貞素兮於吾
人而式當翰墨淋漓兮襲厥清香余惟何人兮鐵石其腸
披圖一覽兮陽春滿腔高聲作賦兮摩穹蒼蛟鼉起舞兮
墨色光爲吾縱筆兮興洋洋墨莊藜閣兮奕世其藏七星集
瑞芝賦有序
明徐威

掌教周先生廳忽生異草叢生左右率不辨其名以問
假鳴桑先生先生曰此芝草乎瑞氣所鍾初無常種夫
物有開必先茲其爲兆乎因作賦以志其美特取徵於
他日辭曰

泰和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文集

五

爰有異卉匪蒨匪黃匪蓄匪菁乃莢而藪若有神以捷之
而進於先生之堂除羣牛邑以駭觀將問名而如愚靈均
不敢知芷舜愈不敢知疏此何草也哉治詩者告予曰幽
質蕤蕤皇葩離離逆不虞日厭不懇時無假江河之潤無
需雨露之滋迎涼神而阻色指佞屈而淪姿王戌子兮非
連氣虞美人兮非結纏而奚不知茲爲瑞芝嗚呼握槩之
徒日守載籍按古若荒見今罕習但聞漢攢九莖晉擢五
色駒煥新昌斑麟函惠或醫商嶺之饑或律謝庭之傑入
賦而朱柯始揚在亭而翠羽攸澤初咕嚙而未終覺靈秀
之在側豈如目睹乎先生之庭縮銅池於斯須道元光之
髣髴若承蜩之猶掇若泳珠而肆得始愴恍而未孚終俞

爰而孔浹抑予聞之萬物之生形與氣偕嘉禾因厠而合
畝莫莢以唐而映階氣順見應於天地夫豈古訓之恢諧
今先生滄海成量春風滿懷調齊薺蓼破跛雲霾內則室
家灑灑金甌石鏘偉世之器聯桂叢穰外則衿袂滿千坐
忘心齋如彼鸞鳳噤噤喙宜是和之所鍾若挽弓以欣
動乃及殼而易發何輪風之足猜則夫無種之秀赴先生
之感召亦噓而卽風培而有芟也予又聞之樹兆病已雀
兆伯起篆蠶賸鱣聲華碣礪先生時遇拔茅勢如躡履不
次之升踵不待企而雍賢望兒祐傲有子繩芳續聲旁達
萬里誰謂今日草中之瑞不似先生人中之瑞魁倫而擅
美者乎治詩者長揖而退靜聽而已祥風飄飄吹吾吟几

泰和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文彙
雜文

三

撫香握而三嘆終置物以觀理

康熙志

誚螢賦

有序

明胡直

夏夜觀流螢上下飛明因感世儒小明不能窺乎大道
遂爲之賦以自警曰

維朱明之熇蒸御空館而偃仰候明月以延竚觀夜色之
沆漭閭燿燿以飛螢懸三五而下上突流星之的爍類隙
光而搖颺紛瓊葩以繁滋散蠓珠而輝晃抱孤明以自照
奮重陰而如蟾或循涯以飄飈時出林而穿莽類明哲之
篤保豈緜熱而蒙戕同歎露於寒蟬焉嘈嘈以競響長虞
表乎忠貞安仁綴以殊獎予獨悲子之姱修曾未覩太陽
之焜熿贊昊清以赫曦焜八荒而非廣偉大明之無外燠

萬物之穰穰彼月星之宵出破闇物於窮壤或隱翳於叢翳亦明德之中朗豈若子之耿耿終何禊乎參兩子且不
能煒華燈於堂皇抑照乘而晶爽獨悄悄而涼涼恣違物
而惚恍將矚了以大道甯辭予之諛讓

康熙志

原上下經分卦第一

元 蕭漢中

聖人之作易也畫卦爲八而已及重爲六十四於是分其
三十爲上篇之卦分其三十四爲下篇之卦既分上下又
從而序次其先後皆有指先儒說易者執序卦傳爲據不
復置思夫始作易者伏羲也自伏羲至文王數千年自文
王至孔子又五六百年二篇之分與卦之序已定於孔子
之先矣非卦與序待孔子出始序次之而分爲二篇也孔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文集 雜文

三十一

子之作序卦也因卦之名說名之義序其名義前後相承
以詔學者蓋教人觀易之一法耳孔穎達曰易卦本定先
後二二相偶蓋六十四卦兩兩相對乾與坤爲一卦也屯
與蒙爲一對上經三十卦成十五對下經三十四卦成十
七對本定先後以兩卦之對爲次序也然所以乾坤之後
受以屯蒙屯蒙之後受以需訟其義安在終無說以處之
先儒因循不加考論竊謂聖人先分卦而後序必先明卦
之所以分始可論卦之所以序伊川先生始作上下篇義
附易傳之後謂卦之分以陰陽陽盛者居上而卦有乾者
居上篇陰盛者居下而卦有坤者居下篇然考之上篇有
乾者凡十二卦有坤者亦十二卦下篇有坤者凡四卦有

乾者亦四卦聖人何嘗以乾爲陽盛而居上篇坤爲陰盛而居下篇哉且剝有坤又陰盛乃居上篇大壯有乾又陽盛乃居下篇伊川曰剝雖陰長然爻則陽極故居上篇大壯雖陽壯然爻則陰盛故居下篇諸如此類往往逐卦推義以求合於陽盛陰盛之說故條列不一費於辨析朱文公作周易本義首言簡帙重大故分上下兩篇蓋不取伊川先生之說其意若曰二篇之分初無義特以篇帙重大而分耳然分於二各三十二卦可也上經止三十下經乃三十四何哉由伊川之說則分卦有義由文公之說則分卦無義謂分卦無義似不可也謂分卦有義則又無說後學將安從伊川先生分卦之說雖是矣特逐卦推義以求

泰和縣志

卷七

藝文

文彙
雜文

三

合非自然而然不可易者故不得論周禮曰其經卦八方其畫爲八也總名經卦而已及重而爲六十四於是易分爲上下兩經蓋先分八卦次分餘卦附之也八卦之分若何乾坤坎離居上經也震巽艮兌居下經也八卦既分餘卦以次附焉此兩經所以分之綱領也

方綱按此段原文內有云夫卦

之始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四方之正卦也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四隅之偏卦也四正卦當居上經四偏卦當居下經餘卦之分若何六十四卦之體八卦之體爲之也

每卦各具上下二體則六十四卦凡具一百二十九體乾之體十有六坤之體十有六六子之體各十有六總爲一百二十八體而成六十四卦皆是八卦本體中分出生者也上經乾坤坎離之卦下經震巽艮兌之卦所謂八卦

之本體也其體之分出互合而生五十六卦者八卦本體
之用也或分出生上經之卦或分出生下經之卦嘗
考其卦體之所以分八卦各六十體或分在上經或分在下經又考其卦體之
所以合或以此下體合彼上體而成某卦或以此上體合彼下體而成某卦明乎分體之義
而知上經之卦不可移之下經下經之卦不可移之上經
真不偶然也何哉夫八卦之體分在上經者止於六十分
在下經者乃六十有八所以然者蓋上經以乾坤坎離爲
主下經以震巽艮兌爲主乾坤坎離本體之卦居於上經
其體之分出於上經者用於內也分出於下經者用於外
也用於內爲主用於外爲客是故乾坤坎離之分體在上
經爲主在下經爲客震巽艮兌之分體在下經爲主在上
泰和縣志

卷七

藝文

文集

三

經爲客今以分體者詳列於後則知上經之六十體下經
之六十八體非偶然者矣

按蕭漢中字景元元泰定時人萬應志唐伯元士習書
謂元泰定間邑有蕭漢中者嘗著讀易攷原新安朱氏
升至嘆爲古今絕學獨采其書傳於世乃今邑郡志及
邑中故族遺書其姓氏至不可攷云云則其書不傳久
矣大興翁覃溪方綱於新安朱氏升易傍註卷內蒐出
凡三卷謂蕭氏此書於上下經分各卦序極爲精當此
篇乃其首篇也萬應唐志誤列宋泰定間人乾隆志既
沿其誤隱逸類作宋人又祇云讀易攷可知志難盡信
也不然宋泰定只三年嘉定十七年
中間隔開禧三年豈漢中只三歲乎

平易解

歐陽德

張子奇之令南海也石江家兄詮五難爲贈子奇嘗學於
予告行而申其說曰夫五難人情事變畧備矣其難豈其
難乎人惟自難故無往非難致平易之道無弗易焉者矣

人有恒言曰平天下平者平之者也未有已不平而能平
人心不平而能平政者夫心難靜而易搖得喪稱譏交構
而勃鬪喜怒憂懼中炎而外熾故施用乖戾其於人也歛
怨作仇蒙莊有言平者若淳水內不搖而外不蕩思靡側
邪行無險陂爲上易事爲下易知臨之者不疑事之者不
怨上下交與而政治四達矣皇極之敷言曰無有作好無
有作惡言平心也王道蕩蕩王道平平言平政也會其有
極歸其有極天下平也五難其難乎曰今之以平易爲政
者事不亟集而民多玩之傳戒水弱易善威如奚取平易
者夫道匪平不立匪易不行達之人心而同放諸四海而
準施諸後世而無弊者竊似以旨真茂實而蒙名鮮不隳

泰和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文集
雜文

三

矣而顧以病道夫古之平也清省以直內而今則頹靡不
振而已矣古之易也簡直以宜民而今則縱弛無備而已
矣古之威也靜而正不惡而嚴而今則苛猛殘刻而已矣
論官方曰廉斯生威夫廉匪直不貪得已也精淑慝之分
嚴趨舍之辨意不苟思事不苟爲故神凝而完志定而恒
氣純而守故好惡不汨而公生是非不惑而明生賞罰不
撓而易生勢利不奪而威生平者公之至也威者易之極
也致平易之道而人情事變有難焉者鮮矣事不亟集而
民玩之吾未之見也甘泉先生與先師陽明公友也講平
易之學以淑諸人者子奇日造而問焉其於仕也優乎

正誤

明郭孔太

予年三十而後知頃所讀經書雖粗悉其義而音多誤也
嘗談語卽解其義而音多誤也記得先曾王父司馬公訓
家大人以所注韻海嘗曰弟子出則弟二弟字不同音洋
洋乎如在其上洋讀養君子貞而不諒諒讀良幼年忽畧
不及窮問而今始知誤者尙多也今據會王父韻海及許
氏說文黃氏韻會陳養吾氏韻注楊升庵氏古音畧參互
考訂以所讀誤者列爲三卷上中卷經傳音誤下卷常談
音誤亦有音不誤而義誤者亦有義不誤而誤以爲誤者
共若干條嗟乎曲有誤周郎顧邢子才有言誤書思之更
是一適彼曲書之誤古人且顧之思之而經書音韻可令
其誤不一省邪雖然音誤猶未害也理誤不可言也辨馬
泰和縣志

卷七

藝文

文集
雜文

垂楊館漫語三條

郭孔建

居家不褻狎妻子而後能敬長不凌虐童僕而後能仁民
不譙詬狗馬而後能愛物古人修之於家修此而已
媚竈媚奧家臣有無此何與於天而夫子曰獲罪於天無
所禱也吾誰欺欺天乎則人之不善有大於媚與欺者天
豈有不知乎下學上達此何與於天而夫子曰知我者其
天乎則人之善有類於學與達者天豈有不知乎故曰居

高臨卑

天之火在日人之火在目不能視日者以火敵火也天之
水在雨人之水在汗故人汗濕天卽雨者以水應水也天
之風以氣噫人之風以口噫故人效馬嘶風卽至者以氣
感氣也

泰和縣志卷二十七終